

## 厚重信阳

# 白亭庙怀古

尤新峰

白亭庙在今淮滨县新里镇庙后头村。最初有人告诉我说叫“白头庙”，不得其解。经查，白头庙应叫白亭庙，修在楚国白邑县城的遗址上。这一带最早是楚国的白邑之城，秦降为白亭，明清称白亭里。

雨后初晴，来到庙后头村。四处寻觅，并不见白亭庙的踪影。在村民的指引下，来到村庄南边的一棵大树旁，树周围插满了旗帜，多数为红色，也有绿色、黄色。看到这样的白亭庙不免让人有些失望，但有了庙的遗址就可以寻觅白亭和白城的遗址，于是我们开始在庙的四周田野间认真搜寻。庙的南边是一大片麦田，田地上分布有零星的汉代砖头瓦片，但是庙的东北方的村庄处明显分布有较大面积的文化层，有着较多的古代砖瓦。有年纪较大的村民告诉我们，村东头一处地方曾被称作城门和城，可惜时值五月初小麦已经黄穗，更多的遗物很难看到。抬头远望，相传为孙叔敖所修的青陂已是满陂麦穗一眼望不到边。古白亭和楚白城的遗迹就掩压在这一望无际、金光闪闪的麦田中。沧海桑田，风景不再，青陂不再是水库，白亭也不再是集镇，白城久已不在，让人无限怅惘。

白亭这个地方是楚国的白邑，是白公胜的封地。《左传》杜预注说“白，邑名。楚邑”，《水经注》说“淮水又东过白城南，东北望白亭10里”，《开元郡县图志》说“包信东南42里有白亭，楚白公胜封地”，清《光州志》说“白亭里领保二，曰新李集、杨家集”，指的就是今淮滨的新里镇和杨集村。白公胜本不生于淮滨地区，

但他是在淮滨地区的白邑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历程。我一直在心目中把白公胜当作淮滨人来看待，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我觉得白公胜的身世很可怜，他出生不久即随祖母过上惶惶不可终日的逃亡生活，漂泊于吴国，直到三十多年后才被楚国召回，封为白邑的县公。二是白邑为中国白姓的发源地之一，白姓的一支以邑为姓，尊白公胜为祖，如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就在《太原白氏家状二道》中说自己是白公胜的后人。基于此，我视白公胜为淮滨老乡并不是没有根据、没有道理的。三是白公胜在楚惠王二年发动兵变拘惠王，杀令尹、司马，史谓“白公之乱”，有些史家将白公胜进行了妖魔化描写，我并不赞同。根据历史记载来研究，其实白公胜在任白邑县公期间励精图治，精选兵士，组成了战斗力极强的白邑军队，屡败吴军，在保卫楚国北鄙边境、抵抗强吴的西进中立有汗马功劳。由于他悲惨的身世，他把郑国杀其父太子建的仇恨深埋心底。在多次要求令尹发兵攻郑以报杀父之仇未得到同意的情况下怒气爆发，酿成了兵变的后果，白公胜的兵变应该是昏庸无道的楚平王留下的祸根。兵变之初他的愿望并不是要夺权为王，所以就没有听取石乞的意见去杀掉惠王，开放国家仓库济民争取人心，反而是认为弑君不祥，开放国库于国不利，最终兵败被杀。白公胜的兵变是复杂的，白公胜的心理非常复杂：长期的苦难和压抑，王孙与逃犯的巨大反差，父亲被杀造成的心理伤害等。还有一点就是作为领导的令尹等人，一直不把不能攻打郑国的原因说明白，只是一味地欺哄推诿也是造成白公之乱的重要原因。

对于“白公之乱”，历代学者都持同情和反对两种态度，近代也有“革命论”的说法，如郭沫若先生就持“革命论”的观点。面对古老的青陂和脚下将要开镰的金色小麦，想起当年的白公胜心中不觉有无限的感慨。历史往矣，沧桑巨变，白城深埋地下，王孙自留威名。白公胜本是王孙，即便夺取楚王之位当上楚君也无可厚非，“白公之乱”应该是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兵变与革命不能同日而语，也不必强行定性，研究它的意义只是了解其对楚国强盛兴衰造成的影响而已。

## 信阳记忆

# 大别山将军的传奇故事

(三)

黄振国

“排头将军”尤太忠(1918年—1998年)，光山县砖桥乡人。所谓“排头兵”，是指那些经常站在前、干在前、冲在前的人。尤太忠家庭穷，从小靠给地主放牛为生。他13岁参加红军后，从当儿童团员、司号员开始，一贯表现积极，直至后来成长为高级指挥员，都是冲在前、干在前的人，所以被称为“排头将军”。尤太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晋升为上将。新中国成立后，尤太忠先后任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等职。尤太忠虽然从小没上过一天学，但记忆力超群，刻苦用功，终成一代名将。下面，说说他颇为传奇的二三事。

尤太忠将军身材魁梧，鼻大嘴阔，双耳奇长，几近垂肩，双目炯炯，眉宇间两道竖纹，酷似京剧武生相。将军运筹帷幄之际，必以三指捏额头，此时，无人敢近也；若举手压帽檐，意决心已下，无人可变也；若脱帽而起，必赴前沿指挥，如脱兔奔鹿，无人能挡也；若以三指摸腮，此仗胜局已定，其时将军心境极佳，人人皆可近，事事皆好办。

尤太忠将军耳所闻辄终记不忘。战争年代，将军到纵队接受战斗任务，回来后指着地图传达，全旅三个团，出发时间、途经地点、过某山某河、何时到达何地，东西南北，上下左右，丝毫不差。传达毕，纵队文字命令才到，各团领导对照命令，无有差错。众人惊异，尤太忠将军告曰：“我这是没有文化被逼的。别人用笔记，我用心记。打仗是要死人的，怎敢马虎。”

抗美援朝时期，将军夫人王雪晨于朝鲜地图前考将军。王雪晨在地图不辨字形处，指某点问将军：“何地？”将军答之。又连指十余地名，将军皆应答如流，无一差错。又指偏远之地点，仍如是。王雪晨惊异将军之记忆力：“朝鲜地名生僻难记，将军当时文化不高，如何能指哪认哪，一处不差？”殊不知，这是因为将军已将地图中上千个地名烂熟于心也。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24日，过汝河。其时，河南有阻敌，河北有追兵，形势危急。尤太忠将军奉命率十六旅坚守河南之大、小雷岗，以掩护全野战军渡河。将军毅然将指挥所设大雷岗，距敌仅两里。十六旅激战一日，伤亡2000余人，终完成阻敌之重任。将军追忆神伤而曰：“那天，困难得很啊，牺牲的人，毯子一卷，就埋了。”

尤太忠将军又言：“过汝河时，刘邓曾亲临大雷岗。我劝他们快走，他们不肯。我便强拉他们进指挥所。刚进去，敌一发炮弹飞来，把我的帽子打飞了。”将军继曰：“后凡刘邓作指示，我都回答‘是’，只希望他们快离开。刘邓走时，刘伯承又转身叮咛‘会合的地点记住了吗？息县彭店！’”

解放战争打榆台，首次攻城失利。六纵政委杜义德打电话问时任十六旅旅长的尤太忠将军：“老尤啊，怎么打了半天没有打下来？”将军闻言脱帽而起，直奔前沿。众将士见将军亲临，群情激奋，勇往直前。将军进城后，右腿被碉堡内残敌冷枪击穿，血流如注。

1949年冬，尤太忠将军率部解放重庆。是日大雨，刘邓问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将军：“三十四师师长尤太忠在何处？”王近山答：“部队都在街上淋雨，尤太忠肯定也在街上淋雨。”杜义德将军曰：“只要有一个兵在街上，他就不会进房子。”遂遣参谋武英沿街寻之，果如所言，尤太忠将军和士兵同在大雨中。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尤太忠将军奉命率部出击汉江南岸，依令须沿公路前进，将军则嘱部队抄小路行之。经数日侦察，果如所料，已被包围矣。如何处之？有人言分散突围，将军力排众议曰：“我们孤军深入，现在被围，更应捏紧拳头打出去。”故而溯汉江而上，寻机过河，果于敌重围之中脱险。

